

ZHAOSHUGUANG

赵曙光著

对
劳动价值
学说理论
的重新
论证
和研究



《经济体制改革》'95专辑

对劳动价值学说理论的新论证和研究

赵曙光

一九九五年十月

《经济体制改革》'95 专辑

主 编：林 凌

责任编辑：杨 钢

封 面、版式设计：杨静仪

主 办：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地 址：成都市青羊宫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电 话：(028)7769347 转 168 或 528

电 挂：6755

传 真：(028)7769971

邮政编码：610072

印 刷：成都市金牛区白马印刷厂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6—012X

国际统一刊号：CN51—1027/F

本刊邮发代号：62—169

国外发行：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北京 782 信箱）

广告经营许可证：成工商广字 080 号

序 言

《对劳动价值学说理论的重新论证和研究》一文，是赵曙光同志多年来利用业余时间对经济学中最重要的问题——劳动价值学说进行刻苦钻研和辛勤探索形成的重要成果之一。在此文发表之际，我想就赵曙光同志的文章以及劳动价值学说等重要经济理论的研究问题，谈点个人意见。

记得恩格斯评价马克思时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马克思在他的一生中有两大发现，一是唯物史观的确立，二是剩余价值学说的建立。然而，众所周知的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又是以其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如果说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大厦的话，那么，劳动价值学说则是这一大厦赖以建立的基石。因此，对劳动价值理论这个既重要、又复杂的问题进行探讨，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与资产阶级学者主张的资本价值论尖锐对立的。在马克思提出劳动价值论之前，尽管重农学派的威廉·配第和古典学派的亚当·斯密等一些经济学家程度不同地肯定了劳动在创造和形成社会物质财富中的作用，但总的来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把资本视为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的。马克思则认为劳动是创造财富和价值的唯一源泉，资本不过是统治和剥削劳动的手段。关于这两种观点之间的争论，一直延续至今。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坚持这两种观点的许多学者，也

都从不同的角度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了新的审视与思考。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人的作用越来越大,仅有资本而没有掌握现代技术和管理的人才,企业是无法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的。因此,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理论、法律、企业管理和利润分配等方面,开始承认和重视劳动者的地位和作用。二战后出现的企业决策层的劳动者参与制以及企业利润的劳动与资本分享制等,现已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得到了广泛的推行。

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我们从根本上铲除了资本统治、剥削和奴役劳动的经济基础,从政治上、法律上确立了劳动者在国家、社会和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但从经济生活的现实来看,在国有企业中,劳动者并未真正成为企业资本的主人,资本统治劳动的现象依然存在,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仍处于虚置的状态,甚至只是一句空洞的政治口号。当然,这里统治劳动者的不是私人资本,而是国家资本;工人不是私人资本的雇佣劳动者,而是国家资本的雇佣劳动者。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发展了包括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港澳台经济和外国资本经济在内的各种非国有经济,并在政策上承认了资本的作用。这显然是理论上、政策上的一个重大转变。但是,近几年来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倾向,即提出了所谓“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政策。在这种政策下,受益者仅仅是资本,而没有劳动,这实际上是从根本否定了劳动在

创造财富中的重要作用。在这里，我们连劳动价值论的影子也看不到了。

我个人认为，虽然时代变了，我们应当对劳动价值理论作出新的论证、发展和完善，但却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更不能把自己降低到连资产阶级经济学者都不如的水平。在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上，我们应当承认二者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应当看到只有实现了二者间的有机结合，才能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物质财富。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的角度来看，劳动和资本共同分享企业利润都是天经地义的。

赵曙光同志完成的《对劳动价值学说理论的重新论证和研究》一文，既不是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也不是教条式地对待这一理论，而是在长期学习和钻研这一理论的过程中，特别是从变化了的时代背景出发，就自己认为不完善、不正确的某些方法、观点和结论等，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同时也提出了自己认为是充实、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的许多见解。我认为，先撇开赵曙光同志文章观点的正确与否不谈，这种探索应当是许可的，也是有益的和值得提倡的。

赵曙光文章中的许多观点是独到的。例如：他认为，个别劳动和劳动一般与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两对完全不同的范畴；交换价值既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也是使用价值的表现形式，因而是商品二重性的矛盾对立统一体；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统一于直接劳动者一身，在发达商品经济条件下则分离为由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不同的

行为来体现；直接劳动者应由过去意义的劳动者和经营管理者、技术人员等三部分人员组成；剩余价值实质上是剩余的交换价值而不是价值，其来源也应有所扩大；价格和生产价格不是价值的转化形式，而是交换价值的转化形式等等。

赵曙光文章的理论框架是比较完整的，彼此间的逻辑关系也是严密的。从分析、研究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理论入手，讨论了价值与交换价值、使用价值间的关系，以及交换价值与两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间的关系；继之，分析了剩余价值的实质、来源和构成；最后，对交换价值的两次转化问题进行了新的探讨。由于文章的特点不是简单、孤立地分析某一个问题，而是依据彼此间的内在联系，由表及里、承上启下地逐步展开，因而显得连贯性强、整体感突出。

赵曙光文章的某些观点是有启发意义的。例如，文章对劳动者外延的扩大化现象进行了分析；强调使用价值的作用，肯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通过决定使用价值量来决定交换价值（而不只是价值实现）中的作用等，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的角度来看，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赵曙光的文章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积极探索。既然是学术探索，就难免有欠妥当、不完善之处，即使出现某些错误，也是难以避免的。我一贯的观点是：对于学术问题，去探讨、去研究总比不探讨、不研究好；有不同意见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如果不同的意见是对的，过去的理论中的错误就可以得到更正，理论就能够丰富和发展；如果不同

的意见是错的,过去理论的正确性就可以再一次得到证实,理论的说服力就更强,影响力就更大。赵曙光同志既然有对重大经济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不同意见的勇气,我看也就有接受别人的批评性意见的肚量。当然,这种批评或批判也应当是善心善意的。

最后,我还要提出,在我国改革开放和体制转换的新时期,我们面临的理论问题是很多、很复杂的。对于这些马克思主义者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经济理论界的同志都应认真加以研究和探讨。既要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积极大胆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林沛

1995年10月于成都

目 录

前 言	1—10
第一章 对劳动价值学说理论发展史的回顾	11—29
第一节 三个典型的发展时期	11—21
第二节 马克思以后的劳动价值 学说的发展情况	21—23
第三节 研究劳动价值学说 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	23—29
第二章 劳动价值学说理论中的劳动问题	30—94
第一节 劳动过程中所反映的二重关系	31—59
第二节 劳动一般与个别劳动范畴	59—71
第三节 劳动二重性的涵义及其意义	71—94
第三章 价值与交换价值	95—141
第一节 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涵义 及其相互之间的辩证关系	96—111
第二节 对马克思关于价值形式 发展原理论述的反思	111—122
第三节 交换价值与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122—141

第四章 关于剩余价值的若干理论问题	142—167
第一节 剩余价值的实质	143—149
第二节 剩余价值的来源、构成及其表现形式	149—159
第三节 正确评价和对待剩余价值的客观存在 ...	159—165
第四节 关于剩余价值理论的争论问题	165—167
第五章 交换价值的转化问题	168—208
第一节 对马克思转化理论的反思	168—183
第二节 交换价值的第一个转化形式——价格	183—192
第三节 交换价值的第二个转化 形式——生产价格	192—208
第六章 重新论证劳动价值学说理论的现实意义	209—214

前 言

几个世纪前,当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开始萌芽之时,劳动价值学说便作为一种实用的经济学理论应运而生,并一直作为解释和说明社会经济现象和问题的一种重要方法和工具。

但是,特别是进入 19 世纪中叶以后,劳动价值学说理论便开始从原来只是作为一种纯经济学的观点或理论,逐渐被人为地渗入了某种意识形态的成分。这种成分越来越浓,以至于使劳动价值学说理论发展成为一种影响或形成某种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而且后一种作用在更多的时候和场合,甚至远远超过了它的前一种作用。

于是,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它使许多研究者们据此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理和演绎出一个逻辑性极强的理论结果。按照这个推理结果,人们可以看到,价值和财富是完全由劳动者创造的,而私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所必然产生的剥削现象,势必导致生产资料所有者依据雇佣关系无偿占有和剥削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或财富。并进而指出,由此所带来的剥削现象不仅导致了日益加剧的阶级差别和不平等现象,而且也是直接导致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

矛盾和危机日益尖锐的根源。其后果必然使资本主义外壳再也容纳不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由诞生之初还是作为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种动力变为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桎梏。所以,无论从解放被剥削阶级自身,还是从解放社会生产力和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看,被剥削的劳动者阶级,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都有必要及时地通过革命甚至是暴力的途径去推翻剥削者阶级,消灭私有制和剥削现象。推而论之,甚至认为有必要取消商品经济本身,才能彻底铲除资本主义产生的土壤和条件,才有可能最终解放社会生产力和人类自身。因而,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的必然实现,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趋势。

应当说,这个推理是具有极强的逻辑性的,从本质上说,也是符合社会发展历史的客观必然性的。因此,客观上它不仅吸引了众多的研究和实践者,而且也使那些众多的否定者们无法令人信服地从中找到破绽。

于是,对于那些劳动价值学说的众多赞同者们来说,他们便依据上述推理,在意识形态、政治、文化、法律和经济等方面,设计和演绎出一套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和运行机制,并在实践中予以实施。近百年来,上述推理和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至少影响和左右了人类一半以上人口的思想、行为和生活。

但是,劳动价值理论的否定或反对者们却几乎完全否定

了上述逻辑推理结果,在意识形态及其由此派生的政治、文化、法律和经济等方面与前者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两大阵营。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两大阵营在论证和实践各自的观点和意识形态方面,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对抗性很强的竞赛。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两大阵营在认识 and 对待劳动价值学说问题上,都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这集中地表现在:人们往往忽视了劳动价值理论作为人类科学研究成果所具有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表明,劳动价值理论作为一种科学研究成果,它既然是经过圣典学者、古典学者和马克思及其以后的研究和实践者们几代人共同努力探索后而形成的理论成果,就必然有其正确和合理的成分(事实上,即使是否定者在一些场合也承认这点)。另方面,人类科学研究的发展史表明,任何一门科学研究的成果都需要经过几代人不断地共同努力,才有可能使该成果在科学性和合理性方面得以不断发展和完善。在这个过程中,谁也不能宣称自己的研究结果是终结的。这既是因为事物本身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事物本质的表现形式不同,人们不可能一下子全部把握它的各种表现形式和内在本质;也因为不同时期研究者所处时代和认识水平的局限,客观上总会使他们的研究成果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几代劳动价值理论研究者们的实践也同样证实了这点。由于他们所处历史条件、环境和认识水

平的局限，必然使他们的研究成果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不完善性。圣典学者和古典学者是如此，马克思以及后来的众多研究者们也不可能例外。

显然，作为一种人类科学研究的成果，劳动价值理论自然应当历史地成为指导人们实践活动的重要依据和方法之一（尽管如此，它又绝不是唯一的、不变的）。它本身客观上总是历史地具有的那些不完善性，又要求人们在对待和使用它们时，不能简单直接地利用它们去推理、演绎和处理社会历史现象和社会经济问题，得出一些带有浓厚主观情绪的逻辑结果，并据以规定或界定自己的意识形态。而是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发现它更深层次的理论内涵和更多样的历史存在形式，不断发展和完善理论本身。在此基础上，再用以解释和处理社会经济现象和问题。当然，带有同样明显的政治偏见，无视或否定劳动价值理论的科学合理性，去简单地加以全盘否定，也肯定是十分愚蠢和不可取的。

然而，人们似乎并没有按着上述原则来对待劳动价值理论。长期以来，众多的研究者和实践者们把劳动价值理论视若神明，像原教旨主义者那样，天真、盲目地维护其完整性，不允许越雷池半步，并将其作为指导其实践活动唯一的理论基础和依据（甚至是以牺牲和否定自己民族几千年文化积淀精华为代价）。

而另一方面，劳动价值理论的反对者们却几乎全盘否定了

劳动价值理论,甚至包括其中的那些科学合理的成分。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相继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个个貌似完善的理论体系与之抗衡。实践证明,尽管这些理论体系也许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也确实有效的,但一旦社会经济条件变化,这些实用理论的有效性就会很快随之消失。比如西方经济学界几十年来接踵出现的那些曾经先后主导过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经济运行的经济理论体系,都已先后失去光彩而被人遗弃。

令人愤慨的还在于,一些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则不断利用劳动价值理论中的某些不完善性,去兜售自己那些充满封建的、宗教的、狭隘民族主义色彩的东西。一个多世纪来,在世界范围内,之所以会出现那么多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理论和体制的模式,也许这正是主要原因之一。

于是,战争、冷战和意识形态的各种运动,周而复始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以及日益加剧的贫富悬殊现象等,就像笼罩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阴影,一幕接一幕,总是难以消除。尽管导致这些阴影的原因是多元的,但我们多多少少都能从因对劳动价值理论的不同观点和实践中,找到它存在和作祟的影子。

这场旷日持久的纷争,以及由此导致的两大阵营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竞赛和对立,一直持续到了今天。毋庸置疑的是,这场竞赛和对立呈现了一个令人遗憾的结果:这就是在那些坚信并实践劳动价值理论的国度里,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水

平,总要低于那些否定或反对劳动价值理论的国度。这是难以回避和遮掩的历史事实。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者来说,回避和遮掩是无益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尽早地寻究导致产生上述后果的原因。

客观地说,那些坚信并实践劳动价值理论的国度,其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和境况之所以较低,除了历史的和其他一些社会经济的原因外,盲目信仰和实践劳动价值学说及由此派生的相关理论不能说不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去探索和发现劳动价值学说中的不完善性,不去研究劳动价值学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表现形式,完善和发展劳动价值学说,进而再去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那些合理的成分。而是放弃了对劳动价值学说这个基础理论的再研究,也不承认因对这一理论的盲目信仰和实践已经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只是一味、简单地借鉴和吸收西方的东西,其后果肯定是不妙地。

对于那些否定和反对劳动价值学说的人们和国度来说,尽管他们在上述纷争中,主要在经济发展方面与前者相比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这种成功应当说只是相对的。他们社会中那些并未真正摆脱掉的社会矛盾、经济滞胀现象以及社会阴暗和丑恶面就是例证。而且他们主要在经济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也并非完全是因为建立在正确的理论基础上的。最多也只能说明他们的以实用主义为特征的各种经济理论,更接近于

现代商品经济运行机制的内在规律罢了。而且，他们对劳动价值学说的否定，在很大程度上也主要是由于他们并不懂得劳动价值学说本身的科学价值。

因此，可以说，在这场因对劳动价值学说不同态度所导致的纷争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胜利者。而且，由于无论是坚信者和实践者，还是否定者和反对者，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缺陷，这就是都未能用科学的态度去对待劳动价值学说理论。所以，人们产生纷争的理论和思想根源仍然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的形势下的一轮新的形式的纷争，也许迟早还要拉开序幕。由于上述原因，在这场可能出现的纷争中，同样没有真正的胜利者。而且，如果不能避免和根除新的竞赛（或者至少减少这场竞赛的对抗和破坏性），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就还将为此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

应当指出的还有，在上述纷争暂告结束之时，在劳动价值学说理论研究和实践者的阵营中还分离出一大批反叛者。他们以自己的亲身感受为实例，不加掩饰地宣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过时了，无用了。并在实践中痛苦地全盘否定了自己曾经走过的路，并试图在原有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上，一步到位地完全套用劳动价值学说否定者们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这种简单地否定和接受，势必肯定要使他们还会继续多走一些弯路，付出更多的代价。

但是，满足上述要求的一个基本的途径，就是各方都必须